



從女性主義教育學看成人閱讀

非靜書房心靈成長工作室講師

張滄文

成人為什麼閱讀？有些書可以幫助讀者排遣寂寞、抒發情緒，有些書可以讓閱讀者獲取知識，進而有能力解決生命中所遭遇的問題，有些作者所傳遞的正是人們終生的困惑，他提出自己對生命的深刻沉潛後萌發的智慧，閱讀中所顯現的如同湧現的甘泉，而你為什麼閱讀？在閱讀中的你，是誰？

閱讀中的你是否仍像那個有鞭子在一旁等你的心驚孩兒？如果是這樣，你的閱讀仍不脫舊日教育的魔咒。除去魔咒的閱讀精靈究竟能夠在其中經營什麼轉換？閱讀究竟可以讓成人發生什麼樣的學習？問這麼多「為什麼」，你允許自己在閱讀中間「為什麼」嗎？轉換性學習就發生在「為什麼」當中？

女性主義教育學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釐清閱讀模式，並在閱讀中產生觀點的轉換。女性主義教育學主張的合作與連結式教學，不將學習者視為處於匱乏、不足的状态，而是建構一個以個人正向成長的新概念為基礎的模式；此模式不僅正視差異，也支持並促進學習者發展正向的人際關係，並致力於合作性對話(註1)；因此，女性主義教育學強調個人有能力從個別的生命經驗中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與理論。

不將個人視為匱乏的觀點，可用於檢視自己，當我們為各種原因取出一本書或是雜誌來閱讀時，是否在意識深處視自己是匱乏、不足的人，你是否讓自己站在自認為什麼都不懂，經驗起點接近零的狀態下開始閱讀的行動？對作者的文字與詮釋，是否不加質疑思索就完全接受，就如同應付考試的學生，以記誦代替理解與思辯；如果是如此，閱讀中與作者及自我心識的溝通行動將發生在最上端的模式中(圖一)。

處於此模式的閱讀者，很難針對書中的議題或是觀點與人發生討論，在讀書會中，此模式

- 模式一：完全接受作者所呈現的詮釋，不加質疑，全盤接受。
- 模式二：以作者的詮釋為根基，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詮釋。
- 模式三：穿越作者的詮釋，試圖看見作者所見世界的原貌，參考他對世界的理解，但不完全接受他的觀點，進而建立的自己的詮釋。

圖一：三種可能的閱讀模式

所反射出的溝通型態就是：「我看完以後都沒有什麼感受，不知道怎麼分享！」「我很同意作者的看法！他說的跟我想的一樣！」，「他說的很好，但是我做不到…」，接受書中的知識與看法，但又與之疏離，讀是讀了，但是心中過去種下的「毒」，還是毒！這樣的閱讀者還有一個特徵就是抱怨年紀大了，記憶力不佳，「看了就忘」、「記不起來」；在其學習與閱讀的意義基模中，看書或閱讀仍舊等於記憶與背誦，所以長大成人後看一本金庸小說，意識的運作還像抱著教科書一樣，看誰記的比較多，閱讀的過程只進行到記憶階段。

女性主義學者Bunch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建構理論的能力，甚至是權力，這不是學術界的學者專家特有的，理論建構的策略分成幾個階段：描述(description)、分析(analysis)、視野(vision)與策略(strategy)。

建構理論的過程開始於對問題或議題的多元觀點的考慮，儘可能地擴大描繪學習者經驗的界線；接著分析當前情境存在的原因-可能的經濟、政治、生物、生態、社會學的或是其他解釋，將女性主義發展的緣起與個人及社會變遷相連接；視野的階段是發展足以達成替代性或是更具可欲性的目標；最後此循環藉由變遷策略的發展而完成(註2)。

Bunch認為若想要將自己視為理論建構者，



學生間與師生間的不平等關係必需完全消除，理論的建構是一種固有的平等主義活動，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有可能理論化她的經驗；結果使學習者相信她的觀念與經驗的重要性(註3)。回到成人的閱讀歷程來看，如果想在閱讀過程，從自己的經驗中建構理論就必須與書籍、作者建立一種平等的關係。當線段往下移動時，就逐漸接近此這種平等的模式。

我們以介於中間的閱讀模式來討論，以作者的詮釋為根基，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理解與詮釋，第一種閱讀模式只進行到記憶的階段，如果記憶狀況不佳，就被視為負成長，閱讀的歷程即到此為止；第二種閱讀模式，在記憶之後，進入思維階段，記憶不是閱讀目的，思維與理解才是閱讀的結果。此模式仍舊視作者的詮釋為正確的，不加質疑反思，但是其中也可以發生理論建構的歷程。

閱讀者以作者的文字為基礎，轉譯自己的經驗，以作者呈現的藍圖重新描繪自己的經驗，既然是以作者的詮釋為基礎，所描繪的藍圖自然侷限在作者所設好的框框中；在此框架中，閱讀者在思維中分析自己的經驗與所面臨的情境，促使閱讀者與作者的書寫意圖產生某種程度的連結，也就是說閱讀者將自己的經驗與思維置入作者預先設定好的模具中，置入的結果可能形成閱讀者的一種新視野，幫助完成新的或替代性的目標計劃與價值體系；最後，閱讀對其影響將會落實在行動策略中，此行動策略仍不脫離作者所建構的意義架構。

線段的末端是最理想的閱讀模式—穿越作者的詮釋，試圖看見作者所見世界的原貌，參考他對世界的理解，但不完全接受他的觀點，進而建立的自己的詮釋。如何穿越？這必須要靠閱讀者的想像力與意圖。當作者描繪一件事情、情境或是概念時，閱讀者在思維與理解的過程中反思與回溯，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描述作者的詮釋，並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相印證，再重新於思維中描述與再建構自己的過去所堅信的意義系統以及記憶中重要的事件。

進入分析階段時，因閱讀而產生的新分析架構已在上述的階段中產生，此架構使分析的結

果帶領閱讀者進入不受限於作者的新視野，當閱讀後的影響反映在策略的規劃與進行時，並不侷限於此書籍的框架內，讀者在閱讀歷程中的思維與理解是立基於自己的閱讀歷程。

成人如何在閱讀中建構自己的生命理論？在進行描述、分析，形成新視野，建構策略並加以運用的循環過程中，理論的建構將會不斷發生，女性主義教育學中的理論建構其實就是所謂的觀看生活世界的意義觀點體系，閱讀模式越接近線段的下端的人，其所持的意義觀點體系不是固著，而是經常變動，當接受到新的信息時，重新整合必然會發生，所謂的結論不是恆常不變，不會斷然為所看的事物及自己的感受下絕對的定論。

閱讀模式與受教育的經驗有關，也與性別有關，男性常被教養成主動、競爭、領導、勇敢，甚至有侵略性的工具性角色，女性則被期望具有柔弱、順從、被動、聽話的特質，如果一個男人或女人被成功的教養成具備這些刻板性格的角色，這些分化的特質也將反映在閱讀的模式中。所以女人容易一味相信作者所描述的世界，並將之內化成自己的價值觀與生命的期待；男性如果讓作者所打動，比較容易找機會付諸行動去驗證探索，也比較敢於質疑與挑戰作者，一般而言，女性比較不敢相信自己有能力與權力去建構與詮釋自己生活世界，這些對大多數男性而言卻是理所當然，從小就被家庭與學校賦予出走與穿越的令牌。

最後，請你再一次問自己，是誰在閱讀？閱讀什麼？不管你是男人或是女人，讓「為什麼」勇敢穿越閱讀吧！

附註

註1. Hayes, E., "Insight From Women's Experienc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New Directions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 Bass, No. 48 Fall, 1989, P. 55-66.

註2. 同註1, P. 62.

註3. 同註2.